

贛州府志卷四十二

藝文志

條議

宋

添駐贛州軍馬議

周必大

臣竊見贛之爲州南限嶺表東接閩境西連湖湘其北則自廬陵至於豫章皆在下流自昔最爲控扼之地其人勁悍習武特異他郡祖宗時置雄畧武雄澄海威果全捷威勝及兩忠節凡八指揮額管將兵四千人是爲東南第六將中興以來常差殿前司統制官一員量帶部典或於諸處抽差大軍在彼駐劄謂之提舉將兵用擇方畧過人望

贛州府志

卷四十二

條議

實素著者爲之守許帶管內安撫使大槩欲使守臣節制提舉官提舉官節制第六將故能上下相維一方晏然聞遇傍郡及隣路有盜賊蠻獠之患皆賴其力指期平殄自講和以後既罷管內安撫之權而守將用人浸輕徃徃措置乖方綱紀不立馴致紹興二十三年齊述之叛當時議者不深維致寇之由乃專欲銷兵之計於是廢併六營止存兩營卻別招刺吐渾一千五百人雄威五百人替回駐劄大軍其後又將刺吐渾雄威起發徃荆南等處而贛州專置雄畧武雄澄海威勝四指揮凡二千人既無兵可以相制故平居偃蹇不遜臨事桀驁自如非惟不獲其用常恐反爲一路之害如比年遣戍九江稍緩歸期則不辭大

將而去近日收捕茶寇進追失律迄無成功議者患之欲於吉州添置一軍密爲之備誠得先事預防之意然吉州至贛凡四百里川陸俱險自贛而下則有建瓴之易由吉而上乃有登天之難竊揆事宜恐未足銷未形之患也臣愚欲望明詔二府討尋紹興二十二年以前舊制移駐軍馬於贛州庶幾逆折姦萌使一路得以奠枕萬一湖南閩廣小有盜賊亦可就近調發不必遠勞大軍如茶寇之擾臣竊以爲便取進止

明

議減水夫

袁淳

按雩都分置四縣田少而糧寡亦驛之創於昔者勢不得

贛州府志

卷四二

條議

二

不廢也今議者猶欲復龍門附郭之驛意謂有驛則縣費可省而水夫取諸借編水西等驛遞者足矣噫何言之易也蓋使客從舟百凡取之驛傳從陸夫馬則縣驛俱出此通例也雩當閩廣嶺北之衝皇華之使往來不絕夫或至數百名馬或至數十匹無驛尚得以邑小民貧告減有驛則責備取盈將何支給焉况張官置吏創厩造舟僉設夫首厨役增編支應廩糧非戶以數千糧以數萬不能辦此而可取足於十五里之邑乎且雩之境衝繁獨先於他邑成化間借編水夫三十名協助水西南野正德間增編三十名協助橫浦攸鎮始名借編因爲常額此實民命之所不堪矣嘉靖二十五年知府林公懋議減其半移之寧都

興國龍南三縣又於興國編銀一百二十兩歲解雩都以補夫馬支應之不足蓋真見夫彼逸而此苦故爲調停之法而撫按咸允其議民命至此其少甦矣但解銀既不及時而支用又多私弊有虛名而無實惠民甚病焉盍照協濟銀數減雩都水夫增編於興國在彼可免僉解之勞在此獲沾實受之惠而均平之澤可垂久而不泯矣謹誌之俟憂民瘼者更圖焉

興國縣八議

屯政賦役二議已採入賦役志

海瑞

一地利昔人謂江右有可耕之民而無可耕之地荆湖有可耕之地而無可耕之人蓋爲荆湖惜其地爲江右惜其民欲一調停行之也興國縣山地全無耕墾姑置弗計其

贛州府志

卷四二

條議

三

間地可田而未墾及先年爲田近日荒廢里里有之兼山地耕植尚可萬人歲入所資七八萬人綽綽餘裕也訪之南贛二府大槩類興國而吉安南昌等府之民肩摩袂接地不能盡之使農貿易不能盡之使商比比遊食他省是一省之民也此有餘地彼有餘民目見身親歷聽其固然而不一均之也可乎即今吉撫昌廣數府之民雖亦佃田南贛然佃田南贛者十之一遊食他省者十之九蓋遠去則聲不相聞追關勢不相及一佃南贛之田南贛人多強之入南贛之籍原籍之追捕不能逃新附之差徭不可減一身而三處之役加焉民之所以樂於舍近不憚就遠有由然矣今日若主張有人凡願籍南贛者與之除豁原籍

而又與之批照以固其心給之無主山地荒田使不盡佃僕於富戶民爭趨之矣民爭趨之則來者附籍不歸未來者仰慕不數年間南贛無餘地村居聯絡可以挾制諸巢之寇吉安等府無餘民衣食不窘可無爲逃流爲盜賊之憂一舉而全省之民均有利焉是一撫綏之盛舉也

一隘所奉文查議多地方隘官應否禁草興國縣先年止設隘長總小甲無隘官千百長不能詰奸緝盜專一嚇騙商民巡檢官每年下鄉巡查又徃徃需索過堡常例瑞自到任以來痛加禁草然而深山窮谷假稱盤奸借口騙入其弊其害尚未知其無之否也且隘所又多設之無用之地既非大邨可守其邨又非高峻阨塞可據其險料是先

贛州府志

卷四二

條議

四

年里老人等慮有鄉兵之擾奸計以客戶充隘長總小甲等役故亦即比客戶隨田耕作星散寥寥數人爲居之地爲之也此等客戶居稅戶之莊所資稅戶之牛穀大概無妻子無家當一有警聞孑孑一身挈而去耳有萬分之害無一分之利盡舉草之無不可者但隘長總小甲鄉兵之名也因有此名遂有此害禦寇詰奸鄉兵之實也今日不能愛禮以存羊他日必不能因名以責實查寇自寧都來者牛柅小護二嶺勢得百二近嶺無人居當僉近二十餘里內居民充鄉兵警報趨守其餘皆無險峻間有險峻而旁多岐路守此出彼守之無益再查得寇自寧都來者入興國十餘里邨名營前約有四百餘家又一路入興國二

十餘里邨名山寮約有千家除近縣十里原不附隘所人邨不計餘若方山與白石利藍田東里多村惠化東中下都溫陂邨藍田西下都長逕口村長信里胡家劉家相近二邨憚院燕山相近二村六處多者有三四百家少亦近二百家二百家可起兵二百餘人通前二嶺共十一先年十八隘附近此十隘者遷之餘八隘除草即險爲隘則有居高臨下之勢即邨爲隘人人各顧身家可無逃避退縮之憂若夫民心不樂爲兵則在縣官加之意鼓舞之而已盤詰騙財過堡常例則在縣官加之意禁草之而已鼓舞之嚴禁之而又非大警報巡檢不許巡堡非大警報隘所不許盤詰無故不得查點鄉兵無故不得召喚隘長方無

事設此名而若無則地方無擾及有事因此名而責實則地方有賴若謂盡可除草因噎廢食無其名孰任其事守望相助之俗畧無可成之日矣且無鄉兵必資緩急不得力之客兵客兵擄掠之害視賊尤甚瑞未敢以爲然也一紅站馬船江西均徭平賦盡以一條鞭法行之銀止總數役無指名以此小民得止輸正數較之他省有一倍再倍三倍十餘倍輸當者相遠便民良法也獨紅站馬船又編正戶正名募人自征取夫募人爲利而來積年趨利人也少有可投之隙必生倍取之奸先年徃徃以過徃繁多府遂院取用借口倍取小民不識官府前後事用石端苦之今任之募人前任之募人也查得吉安南昌等府此役

亦用一條鞭法南贛獨不然必曰路衝軍門駐劄多兵事也南昌亦有軍門巡按三司駐劄在焉用度料不減於南贛南昌正數可足南贛正數萬無不足之事也在南昌足在南贛不足是則上之人不能加意裁節而已上之人加意裁節萬一事出不可已勢在不可裁可增加役銀不可編設正戶蓋增銀小民輸官有定額標之正戶募人得以倚望而垂涎焉任意貪取爲害深也馬船因有正戶正銀外有官吏常例兵部差人諸費今紅船馬船編矣正戶有名矣止徵銀官給禁募人私自徵取量加南京路費僉人齎解是亦一條鞭法也一條鞭則便民編正戶勢必爲害似當速改

一招撫逃民居官幸值全美縣分安之不使逃流不幸適當疲困去者招之使來將去者撫之使得安集縣官第一事也即興國一縣論逃絕戶極多問其故則虛糧不能賠重役不能供也而其去無還心則拖欠之糧數未除重役之差銀尚在追徵如故數年併之還之尤不可也是以招徠爲難次則富豪之債軸老帖存焉又其次則先年詞訟或被入誣扯或自己細小錯悞案牘存焉分數多少不同要皆小民致逃故也瑞到任以來查得五十七里半里并不可爲里甚多間行鄉落人煙寥寂村里蕭條耳聞目驚爲心惻久矣查追原業本縣可得行之債軸磨害本縣得與豁之其不得自行者糧役之拖欠及詞訟之未完也夫

虛糧拖負或非上司得專若夫未完徭銀無人可取無次
丁可賠其中經收人告是豫代原有指賠秤頭今日不可
准理先年案牘府爲多守巡道次之其壯者逃老者死存
被告無原告存原被無干証完之不能存之徒開吏胥騙
局瑞嘗謂假稱逃絕與除豁則茲刁猾之效尤果逃絕不
與除豁則又不能開招徠之新路當細爲酌實速爲蠲除
蠲除酌實本縣得請事非本縣得專也今又奉文量田約
在五月內可完事荒田無人承丈者頗多竊意無業復業
之人可即此給之三年後實有收成依例報稅收成稀少
則聽之亦復逃流撫窮困急務也

一哨官查得先年原無哨官有之始自嘉靖三十三年冬

贛州府志

卷四二

條議

七

季三十六年夏季停止四十六年冬季復取如故奉文皆
云僉取家道設實有武藝之人一人之身二端不可兼得
各縣止是以殷實之家奉行耳每一僉點泣告攀扯累日
月不能定若置之充軍徒罪然問之則曰一季不止七八
十兩費用富者變產破家問所費則曰處處常例也本縣
到任以來減去不止一半矣而未嘗無也夫機兵百名原
有百長三四十名原有總甲每一隊原有隊長至團營又
有把總諸員統之何事哨官膏梁子弟無武藝堪倡導一
季而更與機兵心非親愛非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也於操
戰無分毫之益各機兵酒食之需各統兵諸員拜見之禮
各衙門人役常例之需開一騙局不小也似當裁革

一草冗員有是事然後有是官設焉先年增設夫豈無謂也哉然前後之時事不同則前後之官員亦當酌處興國縣先雖五十七里近則戶籍空懸民多逃憊半里一二分里分爲多先年設清軍縣丞一員管糧主簿一員又捕盜主簿一員典史一員無所事四十二年巡按陳某考察日瑞魯以捕盜事歸典史裁草主簿申請今未示下查得四十一年刑科侯給事奏請裁草四十二年禮科鄧給事奏裁草款開一切人浮事者可兼可併非衝要而設驛遞非要害而設巡檢者皆可裁草查得興國無大清軍事務主簿一人清軍管糧兼之事未繁瑣又儒學生員止七十餘人教諭一員訓導一員似亦冗矣其一員當裁草自贛吉

二府論東界寧都東南界雩都西南界贛縣西北泰和西萬安北廬陵東北永豐興國恰居其中萬一諸巢寇發奸細生焉各縣盤詰之矣一巡司弓兵三十名巡檢官小權輕所濟何事况巡檢百餘年以來駐縣城不至塞所徒有巡檢之名若不生事無一分之事弓兵虛受工食若不生事了無一分詰盜之勞夫有一官則有一官之費若一官不安其分則又有一官需索之擾一官之費分也理也於民不無所妨一官需索之擾時變然也通弊也於民則爲大害昔人謂寬一分民受賜一分竊謂捕盜責之典史主簿一員當草清軍併之管糧主簿縣丞一員當草儒學當草訓導一員衣錦巡檢一員迴龍巡檢司巡檢一員非要

當裁草伏乞裁度

慎防微詳紀載條陳

六條存二

陳九韶

贛州據江右上游境接四省中包萬山峻嶺邃谷盤澗
林人跡罕及爲巨寇之淵藪舊所轄十縣雖入版籍而安
遠石城龍南當盜賊出沒之衝猶受其患國朝設督府都
院以節制之良有以也正德季年大帽桶崗三洲之寇爲
患益滋四出剽掠遠及臨吉民不聊生賴陽明王公練鄉
兵請旗牌得以便宜行事合三省之兵力奮一時之智勇
漸次蕩平請立和平縣於江廣之間繼往而掃餘孽者又
有定南之創若可以弭患矣而葉酋猶以聽調賞功而獲
千總之名日積月累長惡不悛其子弟以財納武職監生

贛州府志

卷四二

條議

九

黃金輿馬富貴溢於鄉閭威力制乎衆庶僭人田業奪人
子女貧者恣其役使富者苦其侵凌自黃鄉以北十五堡
民知有葉酋而不知有官府多棄家遠避而散之四方其
狡黠者托名長幹而爲之爪牙苟縱惡而不勦譬則良農
盡辟荒穢而尚餘一町之草將復滋蔓而不可除如良醫
盡治潰癰而尚留一指之癥將復決裂而不可藥者類矣
後患可勝言哉今賴開府明公握廟中之勝算前任郡守
葉侯羅腹內之甲兵處治得宜制伏有道立鄉約申勅諭
而奸細無所容即陽明嚴立保甲之意也收子弟充衣巾
而父兄有所恃即陽明急行社教之心也由是葉之黨與
日孤而心腹自潰因得以創建縣治而莫敢誰何惟於卜

基彼此之間少立異同謀計不遂即稱兵拒命耳然衆叛
計窮天網莫脫官兵一舉束手待斃如探囊取物兵不血
刃而百年逋寇一旦殲夷被害之民謹呼鼓舞子來趨事
所以前歲未完之城池公廨不三月而落成非有司苛於
督責實民心樂於共命也釐賊巢爲官府易介冑以衣冠
如剗滋蔓之一町而嘉穀徧植如去癰癥之一指而疾根
悉除虔南之民自茲始得甦生贛府之境自今稱爲樂土
猗歟盛哉昔陽明之平仲容而立和平則在正德丙子今
開府之滅葉楷而建長寧亦在萬歷丙子前後相距甲子
一周天時人事氣運相因偉績竒功後先媲美上以彰我
皇明之威德下以固此江右之藩垣直與文武之吉甫來

威荆蠻壯猷之方叔底平南國者類矣韶首叙學官耳聞
目覩其事之始終者也雖文不足以頌功可無記述以備
載筆乎雖學不足以經濟寧無一得以裨時政乎昔人有
云兼并之易而堅疑之難今長寧宿寇除矣民志定矣鍾
盛龍反側之後餘黨息矣若不必過有所慮矣然以愚庸
見雖周室盛時易暴以仁殷之頑民歷三世而餘風未殄
至厯三后協心廼底於道茲彈丸黑子之地十室之民固
非殷庶久歸商王者可倫所以乘時而經理者當體有周
之遺意而使之漸底於道其要有六一曰慎防微二曰時
撫綏三曰興本業四曰脩禮教五曰簡賦役六曰詳記載
何謂防微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言

著之始於微也長寧當嶺北之極邊北分安遠東隣會昌
境界聯絡防範不難西出龍川興寧南通平遠汀州徃寇
出沒之地葉黨漏網之餘多竄於此每欲乘機而伺便防
之不可以不嚴近者築堡於黃鄉巡檢司移大墩巡司於
丹竹樓意嘗慮及此矣惟上官專其責任殺其比較使之
常行譏察發奸摘伏即爲有功疎虞註誤即爲有過論其
功過於歲杪則比較不繁人各盡心而職司競勸矣又申
明舊行鄉約之條不使之廢弛詳編各保十家之牌不至
於遺漏則禁約昭著而生理各安出入有稽而奸細自寢
慎於防微不外於此所謂記載當詳者豈彌文哉前所陳
條款之事皆創始於今垂範於後者也春秋傳曰作而不

贛州府志

卷四二

條議

十一

紀非盛德也有韓文公淮西碑而平蔡之功益顯有椰子
厚立學記而柳州之陋始文城垣公廨學校雖設皆木有
碑記封境丁糧民物之故不一皆未及誌書失今不爲後
復仍陋作者何以自彰厥志述者何以自用其明耶合於
公費內稍捐羨餘求文於巨筆以揚無前之偉績採誌於
聞人以貽善後之宏規則此新造之區將與蔡柳同垂不
朽矣記載安可緩乎夫防微於未著之先而用戒不虞撫
綏於已靖之後而厚下安宅本業興而衣食足裕民自可
以止盜禮教修而好尚端移風自可以善俗又簡賦役以
定畫一之法而上下均受其福詳記載以垂創守之謨而
名實兩無所誣六者相須以有濟其事不容以一闕者也

其權皆屬於有司其功則成於久任今以縣令之才非不
優爲於此但染病之餘精神有限大功之後施爲未遑且
贛府邊邑多有瘴癘而新邑爲尤前後二典史二巡檢皆
以冒瘴繼亡韶豫餌藥石僅存餘息亦病死一親姪一家
人斃斃子立方欲告致而未遂然則孰與久任而行其志
哉詳察人情土俗閩廣所產風氣相宜久居亦不爲害江
淮所生燥濕相戾驟至鮮不爲災又係於當道備悉緣由
轉聞於銓部每於叙用之際辨其族類選於閩廣賢能之
中使得久任而無累保身以保其民斯無忝長寧之美名
屹爲贛南之保障矣

國朝

贛州府十

卷四二

條議

十二

贛州名宦鄉賢祠議

張尚瑗

傳曰守道不如守官出位而言罪也璦前譔興國特祠議
以典職斯土肅將明禋禮所未合得言之而即與釐正之
至興所受隸之贛郡與同隸於贛之諸邑祀典從違分所
不得言即間有疑者亦無從而析其所以然自中丞郎公
委修郡志乃得肆考其古今人物官於斯生長於斯著之
人品德業政術勲名上下千餘年輿論之好惡先我而立
言者月旦臧否同異折衷之所歸前輩之記專祀合祀如
精忠清忠濂溪書院文成公祠皆止就一二鉅公名德彪
炳者爲言而未統計乎一郡舉一郡統計之莫若名宦鄉
賢二祠而此二祠中之人始而舉祀繼而從祀亦惟是一

時公好有觸則鳴又未嘗統計乎千有餘年之人槩而量之衡而懸之求其必無餘憾故今瑗之有槩於中不自己於言者議陟而不議斥惜漏美而無譏溢獎其一二過舉昭然紕繆者援典制以相申駁而非有訾乎古之人則巡撫都御史之金澤周南吳百朋江一麟四公宜補祀名宦者也金公在明宏治七年度臺初建夷凶剪暴立網陳紀時論稱爲識治之通才金去而憲院旋撤盜賊復起逮正德十七年周公乃振而張之大帽就擒四省胥莫擁旄相繼垂二百年度院之有二公蓋葦路以啟山林可謂法施於民矣吳則有平下歷之功江則有討黃鄉之績長寧縣創立於江之手定南雖張紳奏設祇以終吳之業故兩公

贛州府志

卷四二

條議

十三

平賊之功與王文成公鼎峙如謂都憲秩尊不應與郡僚同其盼嚮則文成既祠名宦矣文成別有特祠以道學宗傳與濂溪相倣非吳與江所敢望祇論平賊勤民以勞定國何不可從於文成名宦之後謝鳳渚度臺志論堯山曰南贛之尸祝公與新建世世無斁於仲文亦曰江公不朽之伐且垂之世世意當時固有舉斯祀者而後漸漸泯耳四道分建其備兵章貢間有薛公甲焉以拓羊角功而錫服以忤分宜旨而拂衣才與節兩無愧也有陳公士奇焉藝園蔬以自給縱囚囚而自歸介與慈均足稱也此皆非贛所得專之官禴嘗濟濟既云脩矣所闕典者乃在始建郡之虞潭當杜欽構逆嶺嶠稜氛傾貲饗士大致尅捷賢

母之休聲並垂而令子崇勲不邀七鬯乎裴諳之奔赴陝州代宗嘉其勁節讀儲潭喜雨之碑則澤加我民矣何以至今不祀也路應之傷脛不言李泌稱其長者觀贛灘鑿險之役則功留茲土矣何以至今不祀也孔宗翰乞詩蘇公事僅文章飾治具然冶鐵錮石遏二水之衝八境臺砥千古焉三犀秦守之比詞筆也實民庸也何以至今不祀也周元公敦頤而繼祀矣公之列名宦也以判虔州也判虔州之濂溪先生祠而監稅虔州之泰山先生孫復司法濂溪書院配食祇論名宦祠而罍漏之議亦典祀所不得辭者下此則有通判之羅願存齋焉書院山長之劉辰翁

贛州府志

卷四二

條議

十四

須溪焉存齋文方駕歐魯為朱文公楊文節公所服膺須溪則江文忠公所推薦而文集百卷學者所宗贛府得之亦可云文治而民成矣縣令之賢祀於邑郡長貳之賢祀於郡不相侵也贛府學則并祀興國令程太中珣海中丞瑞曠典特興不知昉於何年以此例之宋文憲公濂之令安遠楊文貞士奇之教石城亦宜入府學祠否乎程文海之為名儒直臣與宋楊之為大儒賢相學問功業孰大孰小乎此愚所疑其例而不得不進其說者也凡右幅所列者全郡也四轄也未及於縣也前代也非本朝也縣則其地褊故耳目親而易灼本朝則為時近聲實真偽猶俟積久而論定無俟乎汲汲遽陳側聞節推蘇峻大言於

劉虔撫免雩邑闔城之屠贛令郭毓秀請於佟虔撫白田村一里之不叛其里人尸而祝之未入祀典尤最偉者無若照磨李德明攝印石城當耿逆叛據閩汀拒守三年身經百戰梯衝舞於雲中井泉飛於嶺畔古來名將烈士無以尚茲郭令者澤僅一里而縣祠宜舉之蘇李兩公者官係郡幕而佩恩之邑人宜奉之或以未合守土之例特崇報德之祠準制揆宜義存酌取其現載祀典而不能無擬議者竊以爲文信國公天祥不宜雜祀於會昌名宦蓋信國之爲名宦於贛也以太守故也又嘗開督府於興國興於是乎有特祠戰勝於雩都雩於是乎有合祠會昌者行師偶過之地祀禮宜同雩而不必同興乃上擬於贛郡是

卑信國矣留忠宣公正未嘗令興國周文忠公必大未嘗尉雩都興之祠瑗既祀之雩之祠則以告我同官而最不可解者寧都之祠列御史顧佐薛璉督學黃淳李齡高旭五公夫學使者通省之秩官也大居正以率屬宜歸重於南昌贛郡且不得祀而何有於寧虔臺建設以後院道之莅贛者贛得舉其祀自餘江右之中丞直指亦不得而過問矣意五公者特斧之風裁秉衡之冰鑑於寧都必有被澤之尤深畏神之獨竦者夷考志乘寂無一語江西通志并無薛璉御史其人者此在通志當抱闕略之訾而瑗亦深懷寡昧之咎顧五公之祀於寧都反覆而不得其說律以僭祀之失殆無辭以自解已寧都鄉賢祠又誣祀崔太

傳與之石城亦有陳晉公恕因里居桑梓之譌而矯誣逮於蘋藻鳳渚既詳闢之瑗又踵申之而於祠志未敢徑削者里人無當路之權鄰壤邑長無主祠之責惟大聲而呼俾聞者自反耳鄉賢散見各邑聞見親而輿論確更切於邑令又子孫表章先德自有其人無俟鄙人之贅筆顧亦有緬溯古初不能默默者鄧德明宋元嘉中譔南康記實爲章貢文獻之開基綦母潛以詩鳴唐大歷間其文翰足以黼藻南邦世遠年湮邈乎莫宗自今舉之非補亡之盛軌歟或曰王歆之並譔南康記名宦可無稱乎曰名宦之人物偉矣豐功懿德照耀青編非瑣錄叢說之才所可絜量若夫宦遊群僑流寓諸英翩翩乎實繁有徒就志中所

贛州府志

卷四二

條議

十六

傳之人而爲之祭長江以卮酒拜昌黎之遺像增華好事以俟夫君子之有作也已

記

宋

章貢紀功碑

朱翌

紹興二十有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東南第六將校齊述以八營四千人叛脇制者二千人附賊者又二千人皇帝命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忠州團練使李耕護殿陛之師致討詔耕曰汝善撫吾師師之在外者汝皆制之立功者視汝奏加厚賞耕至軍於獅子岡劉綱以洪州兵駐城之東南崔寧副之張寧以循州兵駐城之南郭蔚副之張訓通

以鄂州兵駐於北陳敏以福建兵駐於東呼延迪副之鄧
酢以寧都民兵扼水東王歷陳修年以漕屬給餉刊木輦
石攻具大興上仁聖不忍誅屢下金字符賜以生路許從
招撫耕遣辯者直論禍福無自新意乃服袍誓曰聖恩等
天地而群醜罔草耕受鉞來南繼奉命守茲土其敢曠日
即殄滅之無遺種乃已諸軍其用命敏築甬道將畢十二
月二十三日天未明耕促雲梯天橋徑薄東北隅神臂克
敵弓交發命中砲十三梢飛石相屬敢死士先登諸軍拔
斃躍而上賊棄城巷戰耕督麾下躡之寧蔚戒其軍無動
更嚴備以待賊敗縋西城訓通網扼其衝半溺於江餘轉
走城南突寧蔚寨士塵擊一賊不得縱耕披灰燼瓦礫立

贛州府志

卷四二

記

十七

治所斂賊骨築京觀葬無辜為叢塚等列功狀以聞有旨
耕為觀察使綱等遷兩秩將士遷一秩減磨勘年有差桐
鄉朱新仲屏居曲江實憐章貢念諸公戮力一心以克有
成功因贛人之請為書本末刻石示後銘曰帝御明堂蓋
乾載坤子視八紘澤傾四麓有悖於德始煩震霆章貢迫
歲何悍覆城選將殿廬推轂禁營肆檄外屯戮力會盟猛
氣斗衝怒頰鯨吞砲飛摧山橋梁關星椎鼓一誓挈雲立
登豨突麇奔一跡不存數實轅門鼓角轟轟崆峒之高摩
天以青維茲贛人既乂且寧篤其忠醇永陶太平
元

鍾氏家桃江之濱有竹所焉溪流盤如修竹娟如其大如椽其密如簣繁陰四布仰不見天綠雲下垂蒼翠交墮清風時至雖然若鸞翔鳳翥低回欲下而鳴聲噦噦也鏘然如洞庭鉅野釣天合奏明堂清廟簫韶九成也翩然如翠綈雲旖飛揚晻靄而影搖碧空也炯然如瓊琳琅玕震撼夏擊而萬玉森映也余嘗過之徑造竹所俄頃之間秋籟迥發爽氣流動肌骨灑然若玉壺清冰之相映金莖涼露之乍澄也恍然如蛻污濁凌氛埃而入乎清虛寥曠之境也每脫巾嘯咏其下徘徊而不能去既而列官於朝又五六年倦遊而歸重過竹所大正請曰昔先大父立達以竹所自號前進士成菴劉先生嘗爲記今吾灌溉培植於茲

贛州府志

卷四二

記

十八

幸而不失其所子烏可以無言余於大正爲姍戚弗敢辭嗟乎草木雖微物而人事之得失家道之盛衰係焉故紫荆復合而同氣之義敦丹奈不落而孝子之情見至於手植三槐而豫知子孫之必盛若此者比比如是孰謂草木之無情乎大正祖孫相承幾將百年而所植之竹益久益繁福澤之殷蓋未艾也余觀其一門羣從森如竹立聰明俊偉克世其家將見飛騰變化莫測涯涘亦猶是竹以之爲竿可以掣巨鰲以之爲筍可以致鳴鳳以之爲杖可以化蛟龍豈能居久其所與凡草木同腐哉余知竹所將有聞於天下後世姑書此爲記以驗於他日云

預縣均役記

吳履

大元運神武以制六合任仁賢以福諸道江南既平閱十有七載南北一家煙火萬里海澱嶽靜風恬日熙彼有負險阻萃淵藪蕭呼萑苻或一二不見不旋踵而欽戲以平繫黜以寧由皇威丕暢遐邇率服厥亦惟蕃宣有人綏靖有方式克至於今日休至元二十有五年畚寇鍾明亮起臨汀擁衆十萬聲搖數郡江閩廣交病焉猱捷豕突草萎木枯血肉填谿谷子女充巢穴有旨進討輒僞降以款我師明年邱元起廣昌與明亮犄角瀰漫漫淫遂及我豐豐民素弗貳顧力不克拒則有被脅而從焉者勢甚張又明年春賊大至陳河田陳九陂又陳小萊鋒交焰熾勢益張遂犯州州南門實瞰江賊乘橋攻門是時諸軍甫集出營

贛州府志

卷四二

記

十九

黃原城戍單弱藩垣蕩平事且急乃斷橋以拒之守兵飛矢露刃市民擲瓦投石適雨暴江漲賊阻深引退既退勢猶張焚戮村落無虛日州惟閉關自保雲沉雨淒官民惴危老穉悲戚救我者誰一日陰霾劃開天宇激霽則叅政李公來號令新和氣回軍聲壯風采肅乃啟城關乃發倉粟乃寬刑辟乃緩商征政有便民者罔弗舉民始有生意賊亦望風鳥獸散於是責官吏以招來分師旅以討捕悔過宥之負固誅之州境畢清則率諸將搃邱元之巢殲其渠離其黨綏緝其流亡振旅還州州人香旗歡迎感極且泣曰生我者父母全我者叅政也自邱元敗而明亮孤不數日賊悉平嗚乎公之功偉矣公端人也其人如春其清

如冰其誅賞公平如權衡其在軍中手不釋卷雖羽檄紛
馳猶崇學校修祭禮非其本領正識慮明曷克若是昔公
先太師武愨公來救盱眙民嘗刻記府門今豐之危視盱
彌甚而公之德視武愨有光焉是宜記顧記亦未足以彰
公之德也陵谷遷易此德不磨日月晦冥此德不掩肉腐
而骨骨朽而土此德不忘屹兩碑其相輝垂千載而有求
姑借是以寄邦人之思公名世安號龍川家世河西徙居
燕為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有年矣勲名著聞新
膺特旨因任去頌之以詩曰維元受命誕揚厥武有偉混
一卓越曠古東洋西崑北漠南滇星拱雲從疇敢弗庭蠹
彼汀畬乃作疥癬虺撼不量虺毒肆吮暴骨成邱流血成

贛州府志

卷四二

記

二十

川浸淫盱豐釁積兵連寇環於疆孤城岌岌幕燕釜魚孰
紆其急德人惠來遂活吾豐其人謂誰叅政李公威惠翕
孚謀斷兼足國手雍容立整敗局昔公未來民與死期公
既來止和氣春熙昔公未來嘯喧篁竹公既來止妖氛夜
肅功成而東舟載月明父老太息孰如公清公恩弗替人
思弗乙紀德於碑名父名子軍峰峻極盱水深長我士我
民千載靡忘

明

贛縣均役記

吳履

余至南康之三年贛父老走吾邑告曰贛令崔侯剛正廉
平惠洽百姓百姓德之贛邑凡六鄉一百三十又八都用

賦未符於頃畝富者有田無役而益富貧者無田加役而益貧侯命鄉擇一人焉以總其綱都擇一人焉以詳其目履畝釐年以實之期年賦符於田而有羨弊無遁形而役均舊役而今不當役者釋三匠百人庭無訟言吏無留牘物遂其性民安其生侯之德及於民者如是侯嘗修三皇廟鄒縣學并先賢祠建贛濂溪書院城隍神祠皆爽塏閎敞丹彩輝映造浮梁以濟章貢水不日而成凡今郡縣官環居公庭侯建屋而制公廨繚以崇墉左右具宜贛承兵後羣廢備興請創屋舍爲間者近六百爲楹者逾三千至於氓征軍給動計千萬取具立辦縣丞錙完哲主簿馬公輔典史王琳皆異體同心釐茲庶政而均役一事願有紀

贛州府志

卷四二

記

二十一

焉夫郡縣者近民之職也公事有需郡督於縣縣督於民民有不逮事不奉命者令必加罰焉故縣令之職爲最難是以詩三百篇大夫有刺而無美至於北山一詩聖人直以役使不均以垂後世爲政者其可以均役爲緩哉夫役均則民服服則令行而庶績咸舉矣今去三代日遠民有美其縣大夫均役之賢且欲其功昭於永久豈不油然而觀上愛敬之心也歟侯有德在人心民之不能忘也至矣侯名天錫字彥才真定人世仕元爲大官縣丞字仲彝主簿字遵道典史字宏道督均役者父老某某

平茶寮碑

王守仁

正德丁丑徭寇大起江廣湖閩之間騷且四五年於是上

命三省會征乃十月辛亥子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甲寅破
橫水左谿諸巢賊敗走庚申復連戰賊奔桶岡十一月癸
酉攻桶岡大戰西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與湖兵合
斬首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有餘衆歸流亡
使復其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平險阻辛丑師旋於平
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茶寮之石非以美成重舉事
也

平泷碑

四省之寇惟泷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亟正德丁丑冬峯
猺既殄益機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歸農以緩之戊
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憊丁未破三泷乘勝
追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丁
未回軍壺漿迎道耕夫遍野父老咸歡農器不陳於今五
年復我常業還我家室伊誰之力赫赫皇威匪威曷憑爰
伐山石用紀厥成

平泷記

費宏

惠之龍川北抵贛其山谷賊巢七慮數百而泷頭最大泷
之賊肆惡以毒吾民者七慮數千而池仲容最著仲容之
放兵四劫七慮數十年而龍川翁源始興龍南信豐安遠
會昌以邇巢受毒最數正德丁丑之春信豐復告急於巡
撫都御史王公伯安召諸縣苦賊者數十人問何以攻之
皆謂非多集狼兵不齊又謂狼兵亦嘗再用矣竟以招而

後定公曰盜以招蔓此頃年大弊也吾方懲之且兵無常勢奚必狼而後濟耶若等能爲吾用獨非兵乎乃與巡按御史屠君安鄉毛君鳴岡合疏以勦請又請重兵權肅軍法以一士心詔加公提督軍務賜之旗牌聽以便宜區畫惟功之有成不限以時時橫水桶岡盜亦起而視泐爲急公議先攻二峒乃會兵以圖泐凡軍中籌畫多諮之兵備副使楊君廷宣請汰諸縣機兵而以其傭募新民之任戰者取贖金儲穀鹽課以餉之而兵與食足焉二峒之攻慮仲容乘虛以擾我也謀伐其交使辨士周祥等諭其黨黃金巢等得降者五百人藉以爲兵仲容獨憤不從冬初聞橫水破始懼使弟仲安率老弱三百人來圖緩兵且我覘

也公陽許之使據上新地以遏桶岡之賊而實遲其歸圖閱月仲容聞桶岡破益懼爲備益嚴公使以牛酒餉之賊度不可隱則曰盧珂鄭志高陳英吾仇也恐其見襲而備之耳珂等皆龍川歸順之民有衆三千仲容脅之不可故深仇之公方欲以計生致仲容乃陽檄龍川盧珂等構兵之實若甚怒焉趣剡刊木且假道以誅珂黨十二月望珂等各來告仲容必反公復怒其誣構叱收之陰諭意向使遣人先歸集衆待兵還自桶岡公合樂大饗散之歸農示不復用使仲安亦領衆歸又遣指揮余恩諭仲容毋撤備以防珂黨仲容亦喜前所遣辨士因說之親詣公謝且曰往則我公信爾無他而誅珂等必矣仲容然之率四十人

來見公聞其就道也密飭諸縣勒兵分哨又使千戶孟俊
偽持一檄經泃巢宣言將拘珂黨實督集其兵也賊巢後
出境不復疑閏十二月下弦仲容既至贛是夕釋珂等馳
歸縻仲容令官屬以次饗犒明年正月癸卯肅公度諸兵
已集引仲容入并其黨擒之出珂等所告訊鞠具伏亟使
人約諸兵入巢越四日丁未同時並進其軍於龍川者惠
州知府陳祥率通判徐璣等從和平都入指揮姚璽率新
民梅南春等從烏龍鎮入孟俊率珂等從平地水入軍於
龍南者贛州知府邢珣率同知夏克義知縣王天與等從
太平堡入推官危壽率義民葉芳等從南平入守脩指揮
邴文率義官孫舜洪等從冷水逕入余恩率百長王受等

贛州府志

卷四二

記

二十四

從高砂堡入軍於信豐者南安知府季敷率訓導監鐸等
從黃田岡入縣丞舒富率義民趙志標等從烏逕入公自
率中堅督文搗下泃大巢副使君督餘哨會於三泃賊黨
自仲容至贛備已弛矣至是聞官兵驟入皆驚失措方分
頭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迎敵於龍子嶺我兵列為三衝
犄角而前恩以受兵者與賊戰却之奮追里許賊伏四起
擊受俊壽乃以芳兵鼓譟往援俊復以珂等兵從旁衝擊
呼聲震山谷賊大敗而潰遂併上中二泃蒐之各哨兵乘
勝奮擊是日遂破巢十一曰熱水曰五花障曰淡方曰石
門曰上下陵曰芳竹湖曰白沙曰曲潭曰赤塘曰古坑曰
三坑明日探賊所奔分道急擊已酉破巢凡六曰鐵石障

曰羊角山曰黃田坳曰嶺岡曰塘含岡曰尾溪庚戌破巢
凡二曰大門山曰鎮里寨辛亥破巢凡九曰中村曰半逕
曰都坑曰尺八嶺曰新逕曰古地曰空背曰旗嶺曰頓岡
癸丑破巢凡四曰狗脚坳曰水晶洞曰五洞曰藍洲丙辰
破巢凡一曰風盤曰茶山其奔者尚八百餘徒聚於九連
山山峻而袤廣與龍門山後諸巢接公慮以兵進迫其勢
必合合難制矣乃選銳士七百餘人衣所得賊衣若潰而
奔取賊所據崖下間道乘暮而入賊以爲其黨也從崖下
招呼我兵亦佯與和應已度險阨其後路明日賊始覺併
力來敵我兵從高臨下擊敗之公度其必潰也預戒各哨
設伏以待乙丑覆之於五花障於中村於北山於風門坳

分逃餘孽尚三百餘徒各哨乃會兵追之二月辛未復與
戰於和平甲戌戰於上坪下坪丁丑戰於黃田坳辛巳戰
於鐵障山癸未戰於乾村於梨樹乙酉戰於劣竹壬辰戰
於百順於和洞乙未戰於水源於長吉於天堂砦諜報各
巢之稔惡者蓋幾盡矣惟脅從二百餘徒聚九連谷山呼
號乞降公遣珣往撫之藉其名處之白沙公率副使君乃
即祥應和平相其險易經理立縣設隘庶幾永寧遂班師
而歸蓋戊寅三月丁未也凡所搗賊巢三十八擒斬賊首
二十九人中酋三十八人從賊二千六十八人俘賊屬男
婦八百九十人鹵獲馬牛器仗稱是是役也以力則兵僅
數百以時則旬僅六浹遂能滅此克狡稽誅之寇以除三

總數十年之大患其功偉矣捷聞有詔褒賞官公之子世錦衣百戶副使君加俸一秩於是邢侯夏侯偕通判文侯運吳侯昌謂公茲舉足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不可以無傳也使人自贛來請余書其事嗟乎佳兵者不祥之器王公用儒者謨謀之槩而乃躬擐甲冑率先將士下上山谷與死寇角勝爭利出於萬死而公平日豈習爲殺伐之事而貪取摧陷之功以爲快哉顧盜之與民不容並育譬則莠驕害苗而養之弗孽縱虎狼之狂噬而聽孽牧之衰耗此不仁者所不忍爲而公亦必不以不仁自處也公之心予知之公之功則播之天下傳之後世何俟於予之書之也然而人知渠魁之坐縛克孽之蕩平以爲成功如此贛州府志

贛州府志

卷四二

記

二十六

其易而不知公之籌慮如此其密建請如此其忠上之所
以委任如此其專副使君之所以贊佐如此其勤文武將
吏之所以奔走禦侮如此其勞而功之所以成如此其不
易是則不可以不書也予故爲脩書之以昭示贛人庶其
無忘且有考焉

去思亭碑

羅欽忠

信豐據贛上游而安遠又據信豐上游與韶惠汀漳大牙
相錯大山長谷深林密箐窮數日足跡不能遍盜賊率倚
之爲巢穴信豐逼安遠安遠有事信豐必先受害成化丁
未大舉以征石口之盜克慝雖除而餘孽故在也蔓延至
於正德程鄉人鍾仕高復糾衆爲亂所在震恐戊辰六月

大舉以攻信豐城中僅僅自守村落燔掠殆遍村落之人知官府不足恃又自顧力不能抗不復爲固守計徃徃聞風先遁寢食不安者踰歲已已冬江西布政司叅議俞公分守至毅然以討賊爲已任時因循已久兵餉無宿而公之志不但已也乃悉力經畫集兵與糧邑人踴躍趨赴公知人心思奮訓練有方得衆數千部署將吏分布要害剋期以進公單騎直抵安遠計獲其魁復優待之置之幕下使自效魁感激受命日自獻俘餘黨悉平安遠遂無事而信豐始得寧厥居矣於是邑之父老乃呼子弟告之曰徃者石口之役徵兵萬餘逗留吾邑且半載比及進兵賊已奔潰雖幸成事而得不償失嗣後舉事求如石口又不可

得矣而今我俞公之舉民不告勞兵不血刃讐殄殆盡援吾民於塗炭之中而措之衽席之上我輩子若孫不敢忘也願公壽考長爲江右岳伯以子惠我衆使有依托誠幸甚也未幾公有廣東憲副之擢則又相與請令沈侯曰昔羊祐守襄陽有惠政民爲立碑後人蓋有望之而墮淚者今俞公之惠我民視羊公殆不多讓今舍我而去我衆願立碑頌公之德以識不忘惟事非公出父將或廢侯其主之侯欣然曰公之功德在邑誠如若輩言者宜圖之以昭永久乃具書因貢士俞慶會試京師請余以文余雅竒公嶺北之績遂諾之屢未暇也而公被召入大理與予朝夕接因復得其施設之詳而沈侯復以書來趣遂書以授之

俾刻焉以慰邑人之思且以告諸來者公名諫字良佐浙之桐廬人庚戌進士歷官中外皆有聲今以部憲治水南畿名位所致殆未可量沈侯名浩湖廣安陸人爲政能從民所欲率類此詞曰緊嶺之北厥州曰虔地遠民囂自昔則然信豐爲邑安遠接壤山深林密連絡閩廣皇明撫御生齒則繁不逞之輩孽芽其間剽掠村寨攻屠城邑根蟠蔓延久而未戢上下相蒙視爲故常俞公之來我武載揚稂莠不薈嘉禾奚植我衆不安我遑自逸乃徵師旅乃峙臭糧匪伊則恃惟計之良單騎徂征元惡就縛釋而弗誅盡收餘孽惡羽毒翼一朝剪除昔日榛棘今也坦途里門夜開人人安堵白叟黃童歡聲鼓舞頌公壽考名位日新

贛州府志

卷四二

記

二十八

永奠江右以綏我民公不我留奪之廣臬我之思公曷其有輟邑侯立石以慰去思將有來者視茲刻詞

科甲題名記

周相

科甲題名古制也明洪武帝稽古定制詔天下三年一大比明年會試禮部然後賜對大廷而釋褐命官詔工部立石題名自太學以及郡縣學皆得如制創立名卿碩輔胥此焉出得人致治之美超唐宋而幾三代者其大端大本良有在也夫天下推文獻之邦以江西爲首贛爲郡當江西上游信豐去贛二百餘里又當贛之上游百五十年來登科入仕代不乏人中間湮沒無稽者多矣正德甲戌博羅黃侯被命尹茲土首崇文治公務閒暇輒與諸生講科

舉之業暨祖宗所以建學設科之意凡學宮前此有缺而未舉與舉而未備悉皆經理一日掌教王君璉輩言於侯曰學宮百廢舉者十九惟本朝科甲題名未有石刻侯乃喟然嘆曰是奚足以昭前烈而勵來學哉豪傑之士固無待而興然表章激勸吾有司之責遂謀之寅某捐俸買石題其名氏凡若干人不數日刻工告成虛厥上方命相記之嗚呼侯作興之心至是盡矣余復何言昔文山先生少時入郡謁鄉賢祠拜瞻歐陽諸公想慕其文章道德輒自許曰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已而先生魁天下秉鈞衡勤王仗義收三百年養士之功識者以爲前輩風韻有以感動其平素之言也今是碑既立諸士子來游來歌藏修有餘

相與摩挲其下夷考先進奮身用世之績某政事某德行某文章某可爲法某可爲戒黽勉激昂有如文山之於歐陽諸公者豈徒竊科名而騰口說耶夫然後上不負君下不負學賢有司鼓舞振作之方亦庶乎不孤矣矧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百世而下不又有羨慕今日者哉是固黃侯刻石之意以告夫嗣是而興者

歲貢題名記

郭仕

科貢無二道科設貢與之並行者所以廣進賢之路而濟科之不及也古者命官論秀士之進取爲一途三代衰王政廢士亦隨世以就功名唐宋以來科目雖興然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亦多有之我國家建學育才高出千古

其養士也群之於庠序給之以廩庾進之以歲月而不責效於旦暮譬之養材於山求用才十年之後大者可以棟清廟柱明堂其次亦足爲廣廈以庇天下之寒猗歟休哉然其始也慮夫科有限而不能盡其材也於是有例貢之典焉貢則縣以三歲二人而拔其尤例則拔其尤而間一請行之士由此而興者天子臨軒試之大宗伯升之大學或以科第顯或以銓選通要皆自鄉校中出一時作人之效比迹豐鎬自江西一邦而言或以歲薦而魁天下或以應例而魁京闈文章事業爲國增重貢與例不大有補於科目哉信豐爲縣雖僻在嶺北然山川靈秀人才輩出遊庠序者皆俊偉博雅之士一時膺貢登名仕版者皆有正

贛州府志

卷四二

記

三十一

大光明之業貢亦何負於人哉黃侯來尹信豐講學行禮百爾諮詢科甲題名既刻石矣復以歲貢立石謀諸劉君深遂錄其貢士併例貢凡若干人立石題名於學宮之左嗚呼侯世科甲也而猶拳拳是舉者無亦以貢之得人猶夫科之得人不取以易而視也後之君子慎毋自諉曰貢而已矣當思國家建學育才之意無愧於江右諸先達而後可焉傳曰有爲者亦若是請以勗諸國朝

中憲大夫知贛州府郎公卓政碑記 易學實

順治九年三月知贛州事十二年乙未公以從子撫軍江右例引嫌贛士民伏虔臺乞留公代請於 朝先之

又一年丙申公行百姓又乞再留不得乃祠而祝公謀紀
公大政之在贛者書於石公名求清字定菴遼東廣寧人
以選貢授渾源知州陞贛州知府及莅事當兩粵告急震
驚贛封城埤頽圮公捐貲繕完守望無虞加禮鄉三老紳
士咨其急於民者次第興舉蓋贛自鼎革來學宮淪爲武
庫馬廐至是新之士乃興起贛俗善訟公皦皦自持莅以
寬靜即大獄成案公至燭其枉力請於督撫巡方部使以
釋不下數十公嘗兩攝嶺北兵巡道事肅紀綱清弊政殲
渠寇民其人廬其穴食土輸租方是時粵餉告乏 朝廷
改江右北漕接濟東師丁男負米度嶺者人不及一石需
夫以萬計公峙糗與力資民踴躍爲用王馬至贛則先時

贛州府志

卷四二

記

三十一

具芻豆槽櫪部伍分給以故數經秣馬安靜無譁而贛民
聞風驚恐稱最苦者又莫過於大將軍五次度師惟公夙
夜勤勞手口拮据凡豆糧草束船艘棚廠之具無不親爲
措置至臨時所需飲食供帳因其所宜悉得懽心蓋公關
東巨族於大將軍譯語相通士卒望而加畏故能使兵民
相安耕市不變先是哈朱二大將軍班師北歸需舟千計
索贛營卒善操舟者下贛石營將大搜城中居民以應雖
士人不免公聞大憤單騎出西津門奪百姓以歸者過半
民間父母妻孥擁公馬首哭訴營將之不法公亦爲之泣
下營將懼自伏公門謝罪公乃多具舟楫載米麥薪蔬時
盛暑益以酒蒜趣放舟十八灘直至吉州沿流接濟諸歸

役以免饑病留滯之苦並得完歸至今贛百姓有言及者莫不流涕曰吾屬自今皆公再生也嗚呼有守如是贛士民安得不願公久治而忍公遽行哉夫是以留之至於再而不得乃從而祠之蓋以寄其思之祝之之無已也系之詩曰於惟時清奄宅中區遐矣嶺北右江之隅天錫良守愷德訐謨金墉射隼壁藻隆儒我居我廬我賦我租公覆翼我穰穰公穉操竒羸者黃金在途園土枯苴吹雨更蘇擾擾交南沉玉燔珠師之所過大廈梅枯風聞市易公曰無虞酥酪在壺羶肉在厨芟芻在廐千里舳艫若大將軍至而跳呼慰我婦子保我啼呱公智且勇畢以誠孚公溫且潔心苦貌癯冬日碧天秋月澄湖欲以似公其在斯乎

贛州府志

卷四二

記

三十二

宣義大將軍平寇碑

易學實

康熙十七年秋天子顧茲南服欽命宣義大將軍往綏海隅曰惟汝元戎所過有藏疾於山伏戎於莽者汝當濯征霆掃俾此群黎出水火而登衽席以抒余一人宵旰憂是汝嘉績將多於前人也於是大將軍肅將天威整旅南指先是康熙十三年閩粵軍興盜名字者蝟起時贛之興國流孽聚衆保據崖石峯險廣袤西通吉安之永豐泰和萬安諸縣而東北則接雩都石城瑞金四邑之境然當其發難之初當事玩之官兵易之殆於滋蔓九寨連附鴟張猥依煽聚日繁漸難圖矣六年之內習用羈縻賊遂敢殺我信使卧榻之側酣息雷聞置弗問也惟我大將軍以

十八年六月十八日辛巳師駐雩都都督李以江撫標兵至總兵許以南贛鎮兵至吉則萬安龍泉永新贛則寧都瑞金會昌雩都興國之防兵義勇先後雲集幸郊誓師鼓行大將軍下令曰往者官兵進勦皆未至賊穴一舍之外而營是我兵示怯而賊益輕我甚者曠日遲久不見賊而還非師律也今與諸將士約賊雖狡而實愚狃於往事謂我兵必不深入今出不意疾驅奪其阻薄其巢窟賊可旦夕擒也是夜師次長布壬辰駐虎坑癸巳直搗崖石高壘相望賊深溝重柵以抗我我兵圍其東南西三面而北絕其水道諜告乾田寨去崖石三十里盜糧充積夜則間道囊負接餉崖石大將軍用諜言先以奇兵襲破之斬獲無

贛州府志

卷四二

記

三十三

數丙申攻南寨賊倉皇救火寨垂破值注雨退兵壬寅我兵蜂擁登山攻益急破其北寨賊窘懼乞降大將軍不許癸卯賊魁自縛伏轅門曰崖石負固六年官兵每聲言進勦軍距崖石馬牛風不相及未嘗一矢加遺不意將軍榮戟親臨從天而下我等膽墮魂游復敢叛服不常哉是役也游擊將軍張芳預幃幄新安鮑夔生實叅軍事身當矢礮督士卒先登者中軍都督胡順左右游擊何奕賈重俊及因壘就降執訊分別良民子女還所親屬者贛軍司馬孫公復也至於士飽馬騰則峙糗糧供植幹多芻芟雩令張湫無敢不逮由是上首功外所俘獲與器械輜重牛畜分賞將士幕府紀簿茲不備焉一時百里之內牛酒日至

酒漿罕責馬牛不逸鷄犬孳生烟火千里聲聞吠鳴未破
我斧未缺我斨九戩衮衣公芟在棠武侯瀘水叔子峴南
千秋萬世有待而三

守贛實紀

王 郊

康熙十二年冬十月 詔以王紫綬補江西按察司副使
分巡贛南道公汴人順治丙戌進士由左春坊中允外補
十一月抵任明年正月十九公誕守令咸集忽傳鼓報吳
三桂反罷酒謁總鎮劉進寶曰吳逆構亂此邦爲閩粵咽
喉賊所必爭且未知作何狀即知可策其成敗劉曰試言
之公曰舉大事者必爭全勢關中彼分藩舊地形勝甲天
下出不意由川蜀間道疾馳入關據之某某皆降將必起

贛州府志

卷四二

記

三十五

而應之猝未易圖若戀巢穴計萬全稽之時日則 大兵
四集堵截沿江要害能飛渡哉至若頓兵湖南師老財匱
殄滅可計而待矣偵至出湖南劉曰公料敵如神賊不足
平也自是虛衷商榷情同昆弟一日語劉曰嶺北界三省
前朝設軍門彈壓今多事公雖有大畧如權輕何復設巡
撫是今日第一要着爰削牘陳利害 廷議以江西巡撫
移駐贛時尚無烽火之驚公整飭吏治和輯士民葺廡象
書院仿王文成遺教而修行之聞風來者皆虛懷延接寧
都有三魏先生布衣抗節公造廬訂交十四年春閩逆將
掠寧都石城山賊蜂起倡團練法使人自爲戰家自爲守
上寇始不得逞冬劉總鎮爲馬嚙背傷重殞田中軍吳叅

將相繼歿擢隨征夸蘭大哲爾肯爲總兵左營周某爲中
軍周機警得士心意輕新鎮巡撫白公色純憂懼亦卒十
五年春二月吳逆僞將高得捷韓大任由桂陽襲破吉安
贛州戒嚴賊將致書說降公斬來使上其書既復差官陳
琦啗以僞劄又手刃之時左營入謁屏左右曰今重圍四
合危如累卵此英傑識時務決去就之日也公答曰公儒
將識君臣大義當與城存亡耳周要以乏餉乃議捐助括
富商得金俾之未幾粵東變至陷南安逼贛三十里而陣
初孫延齡叛廣西 朝廷遣鎮南將軍舒額穆三軍與安
達公尚之信合兵進勦之信疑懼遂反自稱總統大將軍
以嚴自明爲先鋒逆擊鎮南兵長驅直抵南康贛兵望風
贛州府志

卷四二

記

三十六

鼓栗人情洶洶公登陴誓衆冒矢石擣火藥發礮擊賊十
指盡腫三魏先生聞警來省公曰吾父以諸生罵闖賊死
未知塋所今吾受

天子命不能保封疆是不忠也辱先人名不孝也死無辭
然有以累先生乃屬幼子郊於善伯使父事之變姓名爲
魏世隆以冰叔爲師其弟和公潛住嵯峨寺將經紀後事
時郊年十三中夜聞父母泣驚起問故公曰汝知我家住
何地門何向曰知之又曰汝兄汝族若某某識之乎曰識
之乃泣曰旦夕城破我不復撫汝魏先生攜汝匿翠微峯
頂亂定道通詣 闕白事耳時家人婦方葺屨牖下百衲
其襦與袴爲走計聞公言即棄去於是內外莫不以義自

奮旌垂髻婢亦思捐軀殉主矣鎮南之兵敗也惶遽欲入城閉門拒之鎮南怒公反覆啓勸意乃解又獻破賊密計舉許盛許海上投誠所部海鬼能出沒波濤中故貌寢鎮南曰若亦能破賊乎副都統蟒吉兔力贊公勉之曰將軍智勇鬱鬱久居此今日乃取富貴之秋也盛踴躍去與兄貞率五百人穴地出洄江半夜繞自明營後大呼殺入皆裸體輪刀獍猛無敵賊衆擾亂莫測所從來大潰奔蟒都統率滿兵追擊復南安凡死守八十八日至是境內粗安鎮標列校以勦土寇爲名擾邨堡公白總鎮兵得戢議復泰和萬安泰和西北有螺山間道達墨潭登舟可直抵南昌遂分兵進克二城路始通藩司解餉至發附近倉穀濟軍煮粥賑難民全活無算三年來焦心勞思鬚髮盡白日兩餐脫粟苦菜而已會新撫佟公國正至嘉公守城功寄以心膂旋以秩滿推陞浙江糧儲道布政司叅政是爲十五年十一月也郡民趨撫轅請留任撫軍以爲積勞之後宜得便地稍休聽赴新任民號泣祖送勒石頌功德見者欣慕謂可與文成後先濟美云公字金章號蓼航紫綬其諱也

按張志名宦傳王紫綬河南人進士歷官左春坊奉命爲贛南巡使始固嘗以詩名詞苑中既驅走風塵抑鬱無所寫乃益自放感時撫事所題八境臺諸作讀者比之老杜咏懷古跡焉時汀吉皆爲滇閩逆孽侵犯官

八千有奇倘守存七之例則糶者皆者何所自出今僅存十有餘石即堅守不與能免譴咎乎乃集紳士議之皆稱善且出貲助賑遂設局治平觀自五月十一日至六月十日執事者五更煮粥粥具扣鐘東廡入而西廡出婦嫗給於別殿日一週人率米五合食畢亦扣鐘起於辰而畢於午三四日後自七八石十二三石至二十石起於辰而畢於申乃道死者頗告公即親驗耆民某某設樵殮之衣錦司率貧民入有穀之家按戶分贍公曰若輩不持錢而索穀挾饑餒爲市不逞之徒也拘撻枷示遂帖然鄰邑以強取穀讐殺不休許訟於上官連年不得耕作發倉穀者高其值民洶洶甚或毆辱官長劫奪平民而興則安堵如故

寧都魏世倣聞而嘆曰公不惜已之功名而以一身任艱鉅焦勞十旬法不爲撓卒以全活數十萬人視汲長孺得君賑廩者其難易爲何如耶饑饉方甦靈雨百日山溪漲溢水聲若雷霆城既崩陷公灑淚刑牲以禱之危而復安嗟夫公以名進士歷清華之選一旦出爲縣令非公意然而盤根錯節利器尤彰柳州所謂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耶予獨悲夫崇正甲申之變李闖之徒乘饑民以肆其凶毒使天下之人肝腦塗地天子身殉社稷當時臣工無或有講救荒之術者是以至於此極也公之政輕重緩急先後有序將有志生民者推而行之公諱尚瑗字損持蘇州吳江人

督師吳公平定三巢紀畧

徐上

平泃後四十餘年吳公百朋復勦平三巢之亂三巢者賴清規據下歷謝允樟據高砂皆龍南境內與和平岑岡賊李文彪並負固相犄角出沒龍信安遠諸邑界劫掠爲害而下歷特雄狡按清規本邑人嘗從征泃錄其功爲縣里老會有吏求貨捕之急因逋逃拒命初起橫江後轉入下歷保哨頑獷之徒營立窟穴其地皆重巒峭嶺阮峒幽阻林箐深密可扼險以守尤峻絕處曰銅鼓嶂宋儂智高所踞以起事也清規有機警家故多貲素以善處事能得衆心諸爲所脅從者甚衆信豐則圓魚逕腦安遠則大小石伯洪均被陷沒數與李文彪等越境剽殺攻破官軍縣邑

贛州府志

卷四二

記

四

荼毒無厭時嶺北多故葉槐作亂安遠文彪亦圍龍南大肆焚掠而饒平賊張璉遍躡贛南泰和等縣戕憲臣剽守弁狂逞不制虔院周公滿以憂致疾使節數易楊公伊志遂坐罷至陸中丞穩會四省之兵僅乃克之及公之初臨外征島夷內剗程鄉始興諸山冠軍興旁午未得一矢加遺以是清規愈跳梁無忌然公志除殘賊以叅政李公佑嘗入高砂岑岡巢宣諭可任用先事與之峙模芻簡將士期必殄滅嘉靖四十五年疏請出師既得請進勦下歷遠黃太守宸乞往撫清規果懼誅聽命公謂賊反側終不可收宜乘其懈急擊勿失即日駐師信豐親督李叅政佑暨叅將蔡如蘭坐營王汝澄安遠令李多祚等率諸路兵進

討時六月二日也清規聞大兵臨倉皇出禦把總暴以平
首敗之於楊梅牌乘勝逐北再奪神仙嶺賊失險拒守鐵
鑪坑寨堅壁不出多祚用所撫葉槐兵環衝且火之賊乃
退奔樟木嶺諸哨兵大集公與叅政佑督戰益勤將士益
用命遂深入進逼賊於羊石鏡鉞二寨清規獨將臬健深
匿銅鼓嶂如蘭選卒六千人間道遮圍自以大兵攻其前
汝澄先登七月四日二寨拔又明日銅鼓嶂拔捕清規不
獲副將孔宗周得之於苦竹嶂既自殺矣公命僇屍以殉
於是謝允樟自縛詣軍門獻所據高砂堡捷聞議以其地
建定南縣時李文彪亦就撫叛服不常後竟棄岑岡遁三
巢平自和平既設定南再建而克酋餘孽咸歸效順與幽
贛州府志

卷四二

記

四十一

遠之小民共列編戶度以南屬邑始得安堵論者以爲勘
亂之功比於新建云論曰匹夫作難必有驅之無所容者
觀清規平民激於墨吏操切挺而走險寇暴幾十年貪人
之爲禍烈矣哉吳公以討賊自任謀定功成卒能改建井
邑貽休數世雖繼踵因循開之者公也原夫公鎮虔奏擢
十有八未艾早衰志稱勞埒新建諒已而龍南公所勘定
地報祠闕焉故爲之記以諗來者往趙清獻爲監司臨濂
溪甚厲當公時海忠介瑞令興國上八議五事言辭皆直
不以爲忤下歷之役公力主勦贛守黃宸固請撫亦竟見
聽嗚呼得吳公者事之上交猶可不諂焉

重修岳武穆王祠記

吳掄元

虔城舊有宋太尉岳武穆王精忠祠創自南宋歷元明迄
今六百五十有餘歲矣丙申冬予奉

命移

鎮虔南謁王祠見其殿宇漸圯思所以修葺而重新之事
卒不果蓋不特工程非易亦因數年中同官諸君子代替
頗仍無暇籌及也願念祠宇神像日就崩頽剝蝕及今不
修後將有湮沒而無從善完者歲在辛丑爰集同僚商度
重修維時明府諸城容菴劉公身先倡率而闔郡紳士之
有力者咸樂輸襄助於是鳩工庀材自秋徂冬不數月而
廟貌聿新規模丕煥以示昔之舊址有加崇無不及焉祠
之正殿東北隅有王贈張紫巖詩碑一通壬寅春予因工
竣謁祠披閱碑文爲明嘉靖二十六年督撫顧遂陶謨暨
贛州府志

卷四二

記

四十二

巡道吳源所重刊者迨

國

朝康熙九年羊城悟雪道人募化重修復於碑之空處鐫
詩以誌有擎擎數柱禪僧守吳鎮重修即吳源之句心竊
異之蓋吳爲予姓溯自悟雪而後增修補葺不一其人初
無所爲吳鎮者今予適備員於此則豈以予創始一念之
誠前此已兆其幾耶夫以王忠孝性成勲蓋寰區名標今
古固宜廟祀百世况當日屠虔有詔而王手抗三疏挽回
上意俾虔城數十萬生靈安全休養以有今日其大有造
於贛者爲何如則今此贛人士之踴躍襄事實王厚澤深
仁有以致之予徒以一念之萌曾不克竭綿力以助成功
而百餘年前若不啻預呈其兆不可謂非事之遠符者也

既閱之滋愧又深佩明府劉公之克成盛舉不可不有以誌之爰覲縷而爲之記

重修贛縣學記

林有席

天下義而已矣節與名依於義而立所以勝之者氣也前賢謂贛俗果而挾氣激而喜爭然可因之使果於義激於節與名則氣也而進於道矣道者由是而之焉義則其行而宜之者以之持節而節持以之立名而立名總之一歸於學孔子之道學孔子之道者淺之而淺深之而深隨其時代以為陶冶隨其人之氣質以為變化即山川風氣之所囿往往因之以爲轉移贛士之趨於學者三百人剛柔純駁不必不各異其趨而其相尚以義也則一今觀於修

贛州府志

卷四二

記

四十二

孔子之宮而知之矣先是贛縣學自宋以來遷徙不一今學改自乾隆丙辰閱四十三年而復修向易東南大成門升而前兩廡增擴年友何君源遠述闔邑在事諸君子意屬記且曰濟源衛侯兩治吾邑諸務與民休息余邑人不敢輕有所改作此一役也仍舊貫煥新猷崇美富妥聖靈事不可已請於侯侯曰善輸爾輸任爾任令不假一胥一吏手惟爾觀厥成取吉經始週朞而工竣席曰旨哉學道易使之風於斯驗之矣孔子兩稱易使一則曰上好禮一則曰學道夫學道者君子小人之所同而好禮與學道又一以貫之者也惟衛侯率贛人士允蹈之故不待於使不必難其使而學成之易如此此之謂上本於愛人而下臻

於易使也三代盛時上皆學道之君子而以禮讓爲國下皆學道之小人而羣然相率於禮教之中孔子聞絃歌於武城禮樂化民之道也而贛實彷彿之况民之秀者曰士鄉舉里選之所升敷奏明試車服之所遞而加大道之行三代之英由此其選者乎且夫禮範圍而不過道時措而咸宜而義則其質榦也故禮以義起道以義行由是而持其節曰節義由是而立其名曰名義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君子義以爲尚而以浩然之氣勝之充之則仕亦以行其義而達其道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此行義達道之分量固然贛人士何必不然哉敢進前賢之記贛學者貫通其說以質諸衛侯而論於贛諸君子學孔子之道者

